

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

中國典籍與文化增刊

第十三輯

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
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編輯部

CHINESE CLASSICS & CULTURE
ESSAYS COLLECTION

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

中國典籍與文化增刊

第十三輯

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
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編輯部

CHINESE CLASSICS & CULTURE
ESSAYS COLLECTION

目 錄

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稱詩比較	劉愛敏(4)
隋代避諱釋例	
——以隋代墓誌銘爲主體材料	王其禕 周曉薇(28)
《文選》注引佛教著作考	金 溪(47)
唐吳彩鸞寫本韻書版本形態叢考	張民權(88)
唐五代傳入日本的禪宗文物文獻	
——以“入唐八家”求法目錄爲考查中心	張子開(103)
真山民其人其集考	王 嵐(134)
日藏宋僧詩集《一帆風》相關問題之我見	許紅霞(150)
錢大昕潛研堂遺文續補	陳鴻森(167)

主 办 者：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

編 輯 者：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編輯部

地 址：北京大學校內哲學樓 328 號

通 訊：北京大學中文系轉

(郵政編碼 100871 電話 62751189 傳真 62751190)

E-mail: ccc@pku.edu.cn

出 版 者：鳳凰出版社

(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政編碼 210009)

集團地址：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(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政編碼 210009)

集團網址：鳳凰出版傳媒網 <http://www.ppm.cn>

東池詩集	[清]陳忱等撰 陳會明 許小紅校點	(188)
《全體新論》的撰譯與早期版本	陳萬成	(200)
粵行隨筆(附:日記殘稿)	孟 森 撰著 孫家紅 整理	(222)
略說壽普暄批正范文瀾《文心雕龍注》	傅 剛	(271)
周一良先生《魏書》批注(下)		
.....	祝總斌 王 鏗 葉 焯 整理	(279)
曹道衡先生讀書叢札	曹道衡 遺稿	(303)
《九九銷夏錄》點校本專名號討論	薛正興 遺稿	(317)
英文目錄		(328)

照 排: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
 印 刷 者:南京大眾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
 國內發行:江蘇省郵政局
 增刊刊號:(2008)京新出版報刊增准字第(520)號
 郵發代號:28—210
 國外發行: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(北京 399 信箱)
 國際標準刊號:ISSN1004—3241
 國外代號:Q1207
 責任編輯:王 劍
 定 價:55.00 圓

目 錄

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稱詩比較	劉愛敏(4)
隋代避諱釋例	
——以隋代墓誌銘為主體材料	王其禕 周曉薇(28)
《文選》注引佛教著作考	金 溪(47)
唐吳彩鸞寫本韻書版本形態叢考	張民權(88)
唐五代傳入日本的禪宗文物文獻	
——以“入唐八家”求法目錄為考查中心	張子開(103)
真山民其人其集考	王 嵐(134)
日藏宋僧詩集《一帆風》相關問題之我見	許紅霞(150)
錢大昕潛研堂遺文續補	陳鴻森(167)

主 办 者：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
編 輯 者：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編輯部
地 址：北京大學校內哲學樓 328 號
通 訊：北京大學中文系轉
（郵政編碼 100871 電話 62751189 傳真 62751190）
E-mail: ccc@pku.edu.cn
出 版 者：鳳凰出版社
（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政編碼 210009）
集團地址：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（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政編碼 210009）
集團網址：鳳凰出版傳媒網 <http://www.ppm.cn>

東池詩集	[清]陳忱等撰 陳會明 許小紅校點	(188)
《全體新論》的撰譯與早期版本	陳萬成	(200)
粵行隨筆(附:日記殘稿)	孟 森 撰著 孫家紅 整理	(222)
略說壽普暄批正范文瀾《文心雕龍注》	傅 剛	(271)
周一良先生《魏書》批注(下)		
.....	祝總斌 王 鏗 葉 焯 整理	(279)
曹道衡先生讀書叢札	曹道衡 遺稿	(303)
《九九銷夏錄》點校本專名號討論	薛正興 遺稿	(317)
英文目錄		(328)

照 排: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
 印 刷 者:南京大眾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
 國內發行:江蘇省郵政局
 增刊刊號:(2008)京新出版報刊增准字第(520)號
 郵發代號:28—210
 國外發行: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(北京 399 信箱)
 國際標準刊號:ISSN1004—3241
 國外代號:Q1207
 責任編輯:王 劍
 定 價:55.00 圓

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

中國典籍與文化增刊

第十三輯

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
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編輯部

CHINESE CLASSICS & CULTURE
ESSAYS COLLECTION

目 錄

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稱詩比較	劉愛敏(4)
隋代避諱釋例	
——以隋代墓誌銘爲主體材料	王其禕 周曉薇(28)
《文選》注引佛教著作考	金 溪(47)
唐吳彩鸞寫本韻書版本形態叢考	張民權(88)
唐五代傳入日本的禪宗文物文獻	
——以“入唐八家”求法目錄爲考查中心	張子開(103)
真山民其人其集考	王 嵐(134)
日藏宋僧詩集《一帆風》相關問題之我見	許紅霞(150)
錢大昕潛研堂遺文續補	陳鴻森(167)

主 办 者: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

編 輯 者: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編輯部

地 址:北京大學校內哲學樓 328 號

通 訊:北京大學中文系轉

(郵政編碼 100871 電話 62751189 傳真 62751190)

E-mail:ccc@pku.edu.cn

出 版 者:鳳凰出版社

(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政編碼 210009)

集團地址: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(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政編碼 210009)

集團網址:鳳凰出版傳媒網 <http://www.ppm.cn>

東池詩集	[清]陳忱等撰 陳會明 許小紅校點	(188)
《全體新論》的撰譯與早期版本	陳萬成	(200)
粵行隨筆(附:日記殘稿)	孟 森 撰著 孫家紅 整理	(222)
略說壽普暄批正范文瀾《文心雕龍注》	傅 剛	(271)
周一良先生《魏書》批注(下)		
.....	祝總斌 王 鏗 葉 焯 整理	(279)
曹道衡先生讀書叢札	曹道衡 遺稿	(303)
《九九銷夏錄》點校本專名號討論	薛正興 遺稿	(317)
英文目錄		(328)

照 排: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
 印 刷 者:南京大眾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
 國內發行:江蘇省郵政局
 增刊刊號:(2008)京新出版報刊增准字第(520)號
 郵發代號:28—210
 國外發行: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(北京 399 信箱)
 國際標準刊號:ISSN1004—3241
 國外代號:Q1207
 責任編輯:王 劍
 定 價:55.00 圓

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稱詩比較*

劉愛敏

【提要】 檢錄春秋文獻《左傳》和《國語》兩書所有的稱詩條目，並按稱詩時間、稱詩者姓名國別、稱詩方式以及所稱詩的篇目四項內容，分別對兩書引詩、賦詩、歌詩情況作統計，會從中發現春秋各國稱詩的個性和共性。深入分析其個性和共性，有助於我們瞭解各諸侯國的地域文化特色，以及稱詩這一文化現象的特點和演變規律。

【關鍵詞】 春秋時期 諸侯國 詩 比較

引言

言必稱詩是春秋時期社會通行且備受推崇的言說方式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云：“古者諸侯卿大夫以微言相感，當揖讓之時，必稱詩以諭其志，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。”稱詩不僅限於外交場合，還用於君臣之間，甚或夫妻對話，詩可以言情明志，可以說理證事，亦可以評論人物。人們用是否會稱詩來評價個人的賢與不肖、判定國家的盛衰與否。詩成了當時貴族之間的一種交際工具，“不學詩，無以言”正是當時社會情況的描述。記載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稱詩情況的文獻，有《左傳》和《國語》兩書，書中稱詩事例俯拾皆是。

對春秋稱詩現象，前人多有專門探討，如清勞孝與《春秋詩話》，專取《左傳》之言詩者集為五卷，分賦詩、解詩、引詩、拾詩和評詩五類，逐條論析^①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顧頡剛《〈詩經〉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》^②、朱自清《詩言志辨》^③、夏承燾“采詩”和“賦詩”^④等文，跳出清樸學研究的窠臼，轉向春秋時期用詩的特點、詩的地位、詩與禮的關係、詩的社會功效等方面的探討，引領後世研究新風。八十年代後學者展開了多角度、多層面、全方位的深入研究，新成果不斷湧現，如王扶漢《〈左傳〉所記賦詩例發微——論〈詩〉在春秋時期一種獨特的社會功能》^⑤，通過《左傳》賦詩研究詩的社會功效；董治安《從〈左傳〉

*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《齊魯文化與周秦文明重心的演變》(項目號:08BZS006)階段性成果。

① 見四庫全書本《春秋詩話》。

② 《古史辨》第三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。

③ 《詩言志辨》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。

④ 《大家國學：夏承燾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
⑤ 《北京師範學院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，1989年第2期。

〈國語〉看“詩三百”在春秋時期的流傳》^①、馬銀琴《春秋時代賦引風氣下〈詩〉的傳播與特點》^②，探析春秋時期詩的流傳與特點；李青春《論先秦“賦詩”、“引詩”的文化意蘊》^③、張宇恕《從宴會賦詩看春秋齊魯文化不同質》^④，通過賦詩引詩透視相關文化現象；周泉根《從春秋賦詩的多種解釋看〈詩〉的實用化軌迹——兼論賦詩的歷史實質》^⑤，尋繹賦詩現象的產生、發展及衰落的发展軌迹；劉毓慶、郭萬金《〈詩經〉結集歷程之研究》^⑥，從詩的被稱引情況探討詩的編纂結集。近年又產生一批以此為論題的碩博士論文，如毛振華《〈左傳〉賦詩研究》^⑦、艾海青《〈左傳〉引〈詩〉研究》^⑧、曾小夢《先秦典籍引〈詩〉考論》^⑨等。八十年代後臺灣地區也出現了研究稱詩的熱潮，專著主要有：奚敏芳《左傳賦詩引詩之研究》、張素卿《左傳稱詩研究》、楊向時《左傳賦詩引詩考》等。前驅時賢，起予良多，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，亦談一點自己的認識。

一 春秋時期各國稱詩的主要方式

《詩三百》，全為樂歌。西周和春秋時代，詩、樂、舞一體，詩歌的創作就是為配樂演唱的，詩、樂、舞等共同配合，完成宗廟祭祀、朝聘燕享、射禮等典禮性活動。伴隨著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過程，歌詞與樂曲逐漸分離。根據稱詩時禮樂色彩的濃淡，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的稱詩方式，可分為三種：樂工歌誦、行人賦詩和言語引詩^⑩。三者特點、稱詩主體、場合和功能都不同。

（一）樂工歌誦

“歌必依樂譜，誦僅有抑揚頓挫而已。”^⑩演唱者一般是樂工，各國有專門的樂工，以備重要燕享場合主人隨時點歌。禮樂色彩最重，重在突出其儀式功能。《國語》、《左傳》記載的樂工按照主人意圖歌詩、誦詩的事件，除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這一特殊事件之外（因為此例記載的是魯國樂工歌所有詩一遍，而沒有記載歌詩的具體篇目或詩句，故下文不作統計），共三起，包括晉、衛、魯三國樂工，涉及詩歌 11 首，具體條目見所附表一、表二。

① 《先秦文獻與先秦文學》，齊魯書社，1994 年。

② 《中國詩歌研究》第 2 輯，中華書局，2003 年。

③ 《齊魯學刊》，2003 年第 6 期。

④ 《管子學刊》，1994 年第 2 期。

⑤ 《中國文化研究》，2004 年第 3 期。

⑥ 《文藝研究》，2005 年第 5 期。

⑦ 鄭州大學，2005 年碩士學位論文。

⑧ 廣西師範大學，2007 年碩士學位論文。

⑨ 陝西師範大學，2008 年博士學位論文。

⑩ 參閱馬銀琴《春秋時代賦引風氣下〈詩〉的傳播與特點》，《中國詩歌研究》第 2 輯，中華書局，2003 年，頁 151—167。董治安《從〈左傳〉〈國語〉看“詩三百”在春秋時期的流傳》，《先秦文獻與先秦文學》，齊魯書社，1994 年，頁 20—45。

⑪ 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，中華書局，1990 年，頁 1011。

(二) 行人賦詩

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曰：“不歌而誦謂之賦。”賦指朗誦詩之辭，並無樂曲，也不歌唱。與樂工誦詩相比，行人賦詩一般是參加燕享的諸侯和公卿大夫自己完成，雖有一定的曲調，但與樂工的演唱比，音樂色彩逐漸淡化，更加簡單直白。與“歌詩”一樣，行人賦詩也多數用於聘問燕享的儀式場合。行人賦詩的目的是“言志”，即發表意見，表白態度，表達願望，是政治外交的重要手段。《國語》、《左傳》記載的賦詩活動，除“衛人賦《碩人》”、“鄭人賦《清人》”、“秦人賦《黃鳥》”、士蒍“退而賦”四起“自作”之“賦詩”^①外，屬於“聘問歌詠”的賦詩言志共有 31 起，涉及詩歌 81 篇次。賦詩者以魯、鄭、晉三國為主。

賦詩的方法，一是微言相感。賦者賦整首詩，而義在某一章或某一句，聽者也往往能心領神會。如魯文公十三年，在季文子與鄭子家之間發生的賦詩言志：

鄭伯與公宴於棗。子家賦《鴻雁》，季文子曰：“寡君未免於此。”文子賦《四月》，子家賦《載馳》之四章，文子賦《采芣》之四章。鄭伯拜，公答拜。

鄭人和魯人在這次賦詩應對中，交鋒了兩個回合。鄭國背晉後又想歸附晉國，鄭大夫子家賦《鴻雁》，取其“之子於征，劬勞於野。爰及矜人，哀此鰥寡”，讓魯文公憐憫，再度去晉為其請和。季文子代表魯文公賦《四月》，取其“先祖匪人，胡寧忍予？”表示不想遠行勞苦，期盼回國祭祀先祖，不願返回晉國。子家又賦《載馳》之四章，義取“控於大邦，誰因誰極”，表示鄭國有難，再次請求魯國幫助。魯文公不好再搪塞了，季文子隨即賦《采芣》之四章，義取“豈敢定居？一月三捷”，來答應為鄭國奔波。所有的意願都是通過賦《詩》來完成的。

二是賦詩斷章。“微言相感”的賦詩活動中，有時會造成雙方理解的不一致，甚或對方根本不知，如魯襄公二十七年叔孫穆子賦《相鼠》而慶封不知，因此賦者逐漸傾向於僅賦詩篇之某一章或某一句，取其義而用之。如文公七年賦《板》之三章、文公十三年子家賦《載馳》之四章等。這種斷章賦詩的方式，意義相對確定，雙方容易把握。

賦詩言志這種形式是當時國際交往的規則，懂得這種規則就是時尚，不懂不會就招來譏諷。賦詩者借詩的權威性和詩詞的典雅、含蓄，運用聯想類比，以此物言他物，表達的是自己的心志，聽者也要善於聯想，才能領會說者的意圖。

(三) 言語引詩

是指說話中比較隨意地引用詩句，藉以增加言說的說服力，適用於各類場

^① 《左傳·隱公元年》中“公人而賦”、“姜出而賦”也是自賦，但所賦是自編順口溜，不是詩，本文不作考察。

合、各類人物。與歌詩和賦詩相比，一般不引全詩或全章，只取能表達意思的一兩句而已。出現於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中的言語引詩，大致有三種類型。

第一種，在陳述一件事實或某種道理時，為增加言語的說服力而引詩。這樣的例子很多，如魯桓公六年，鄭太子忽救齊有功，齊侯欲以文姜妻之，鄭太子忽辭而不就，人問其故，鄭忽曰：“人各有耦，齊大，非吾耦也。詩云：‘自求多福。’在我而已，大國何為？”為了闡述某種道理而引用詩中與之相關的詩句以加強語言的說服力，這是春秋時代言語引詩中使用最多的一種方式。

第二種，是借助於相對隱晦的詩歌語言來曲折委婉地表達自己的心意。魯定公十年，侯犯以郈叛，“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：‘郈非唯叔孫氏之憂，社稷之患也。將若之何？’對曰：‘臣之業在《揚水》卒章之四言矣。’叔孫稽首。”“《揚水》卒章之四言”，即《唐風·揚之水》“我聞有命”四字。駟赤通過暗引“我聞有命”，向叔孫傳達了答應叔孫之請而除侯犯的心意。

第三種，是在《左傳》中，還有一種類似於解詩性質的引詩。魯昭公七年，晉侯與士文伯言。“公曰：‘詩所謂“彼日而食，于何不臧”者，何也？’對曰：‘不善政之謂也。國無政，不用善，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。故政不可不慎也，務三而已：一曰擇人，二曰因民，三曰從時。’”士文伯解詩把詩與為政聯繫起來。這種方式的引詩與解詩，對孔子影響很大。孔子及其後學解詩往往把詩道德倫理化和政治化，從而把《詩三百》由鄉間俚曲到貴族賦詩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向了經典的位置^①。

二 春秋時期各國稱詩的資料統計

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兩書引詩、賦詩、歌詩詳細條目見所附表一、表二。

據兩表統計，兩書共引詩 148 條，賦詩 76 條，歌詩 11 條。需要說明的是，《左傳》引詩 129 條，其中不計作者引詩 51 條，因《左傳》作於戰國初期，作者引詩反映的是戰國稱詩情況，不在本文考察之內；賦詩 76 條，包括四起“自作”之“賦詩”；歌詩 11 條，不計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魯樂工所奏詩。《國語》引詩 23 條，其中《魯語上》有西周三條，這三條是：祭公謀父引《周頌·時邁》為西周穆王時事，芮良夫引《大雅·文王》、《周頌·思文》為西周厲王時事，考察春秋引詩不計 3 條在內，另外，《國語·周語中》周富辰諫襄王以狄伐鄭引《小雅·常棣》詩句“兄弟鬩于牆，外禦其侮”，與《左傳·僖公二十四年》重，為同一件事，只計一次，不作重複；《國語》賦詩 6 條，其中《晉語四》秦穆公與重耳賦詩對答一場，與《左傳·僖公二十三年》重，《左傳》賦詩 2 首，《國語》5 首，以《國語·晉語四》為統計依據。歌詩 11 條，其中襄公四年晉樂工歌詩九首兩書都有記載，只計一次，不作重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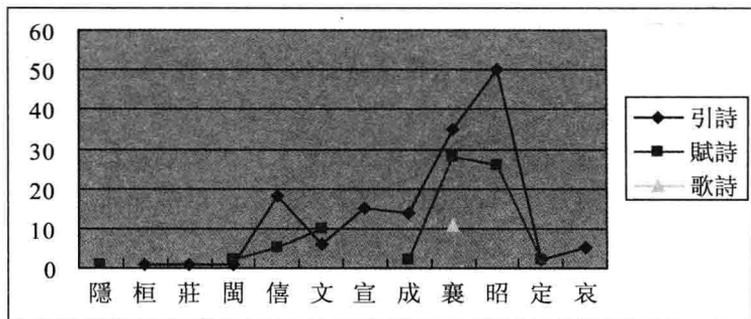
^① 董治安《關於戰國時期“詩三百”的流傳》，載《先秦文獻與先秦文學》，齊魯書社，1994年，頁50。

表一、表二分五欄四項內容，稱詩時間，稱詩者姓名、國別，稱詩方式，所稱詩的篇名和具體詩句，按《左傳》和《國語》的本來順序檢錄。下面就按這四項內容分別對兩書引詩、賦詩、歌詩情況作一統計。

第一，按時間板塊即魯國十二國公，統計如表三：

	隱	桓	莊	閔	僖	文	宣	成	襄	昭	定	哀	合計
引詩		1	1	1	18	6	15	14	35	50	2	5	148
賦詩	1			2	5	10		2	28	26	2		76
歌詩									11				11
合計	1	1	1	3	23	16	15	16	74	76	4	5	235

上表可以更直觀地圖示為(圖一)：



圖一：稱詩篇次與時代關係折綫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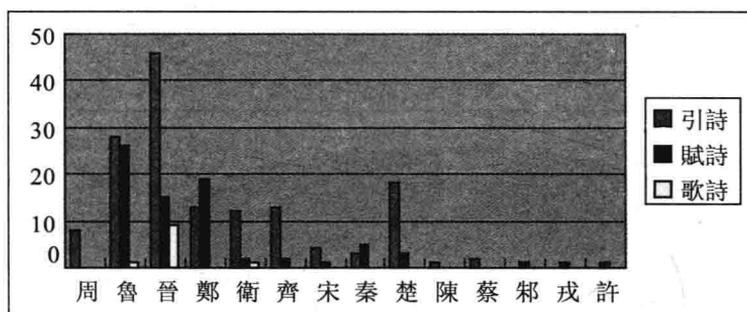
從圖一可看出，“歌詩”情況顯示為一個點，說明只在襄公時代歌詩 11 篇次。“賦詩”情況顯示為一條斷綫，隱公時期 1 次（“衛人所為賦《碩人》”）和閔公時期 2 次（“許穆夫人賦《載馳》”、“鄭人為之賦《清人》”），都是自作詩。真正的行人賦詩之風開始於僖公時期，僖公、文公時期有一個小的發展階段，宣公時期沒有賦詩，從成公時期，賦詩風氣漸盛，至襄、昭時代達到高潮，定公初年則突然走向沉寂。“引詩”在春秋時期的發展軌迹則顯示為一條連續的折綫，與賦詩基本相似，僖公之前有少量事例，僖公時代開始增多，經過文、宣時期的低潮之後，從成公開始，到襄公、昭公時代達到高潮，至定公時代突然回落。與賦詩不同的是，引詩現象並非春秋時代所特有，在西周時代就已產生，而且，賦詩在定公時期衰落之後便退出了歷史舞臺，而引詩到哀公時期又有所回升，並且一直延續到戰國。

這裏有一連串的問題：為什麼賦詩、引詩都在魯僖公時代興起？為什麼文公、宣公時期有所低迷？而之後又在襄、昭時代形成高峰？為什麼定公時代又突然回落？為什麼引詩風氣在戰國時代依然延續，而賦詩風氣卻從此銷聲匿迹？

第二，按稱詩者國別，統計如表四：

	周	魯	晉	鄭	衛	齊	宋	秦	楚	陳	蔡	邾	戎	許	合計
引詩	8	28	46	13	12	13	4	3	18	1	2				148
賦詩		26	15	19	2	2	1	5	3			1	1	1	76
歌詩		1	9		1										11
合計	8	55	70	34	15	15	5	8	21	1	2	1	1	1	235

上表可以圖示為(圖二):



圖二:稱詩篇次與地域關係柱狀圖

從圖二,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各諸侯國引詩、賦詩和歌詩的情況:引詩前三國是晉、魯、楚,其次是鄭、齊、衛三國,周、宋、秦、蔡、陳五國依次減少。賦詩中,魯、鄭、晉三國為主體,其次是秦、楚兩國,齊、衛、宋、邾、戎、許六國賦詩較少。歌詩中,除晉、魯、衛三國外,其他國家無記載。總起來看,無論引詩、賦詩還是歌詩,晉、魯兩國都處於領先地位,其他國家中,楚國引詩較突出,而鄭、秦兩國賦詩比其引詩多。齊、宋兩個大國無論引詩還是賦詩都不突出,尤其是齊,賦詩不如鄭、秦、楚;引詩與鄭、衛相當,而不如楚國。

據《左傳》記載,齊人賦詩2首,宋人賦詩僅1首。齊人賦詩的事件,即魯襄公二十六年齊侯、鄭伯一起到晉國為被執的衛侯說情,晉侯兼享之。席間晉侯賦《嘉樂》,齊國景子與鄭子展分別答賦《蓼蕭》、《緇衣》,又分別賦《轡之柔矣》與《將仲子》以求晉侯釋衛侯之罪。在與嫺熟賦詩言志的晉、鄭兩國君臣燕享時,齊國君臣的賦詩言志有入境隨俗之嫌。除此之外,齊人倒有幾次因不懂詩受嘲諷甚至受攻擊的記載,如魯襄公二十七年叔孫穆子賦《相鼠》而慶封不知;襄公二十八年叔孫穆子又使樂工誦《茅鴟》,慶封亦不知;襄公十六年,高厚因歌詩不類,被認為有異志,引起諸侯結盟要“同討不庭”。宋人參加的賦詩活動雖有三次,但宋人真正賦詩言志者,却只有魯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享叔孫昭子時賦《新宮》一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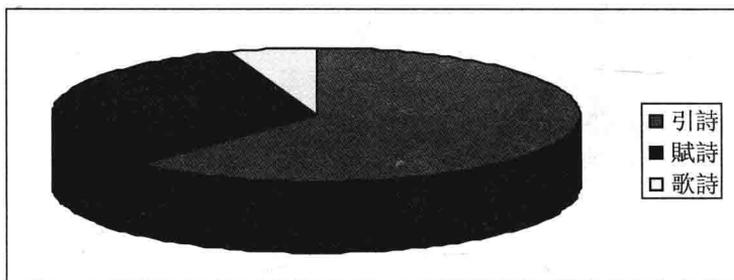
而被中原諸侯視為蠻夷的秦國與楚國,卻屢屢發生賦詩以言志的事件,而且,在這些賦詩活動中,秦人與楚人大多都處於主動的位置。如僖公二十三年秦穆公享重耳連賦《采芣》、《鳩飛》、《六月》三詩,襄公二十七年楚蘧罷為晉侯

賦《既醉》，昭公元年楚令尹子圍享趙孟賦《大明》之首章，昭公三年楚靈王享鄭伯賦《吉日》，定公四年秦哀公為申包胥賦《無衣》等。

第三：按稱詩方式統計如表五：

	引詩	賦詩	歌詩
左傳	129	70	11
國語	19	6	
合計	148	76	11
百分比	63%	32%	5%

圖示為(圖三)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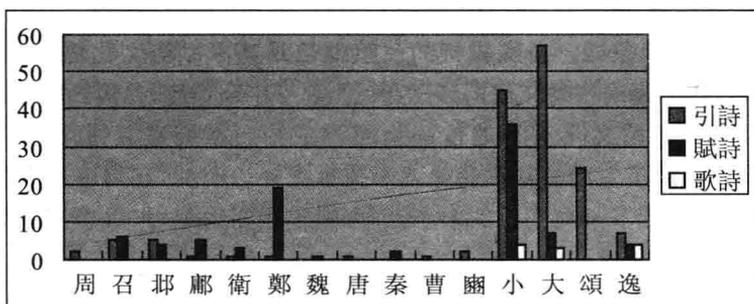
圖三：稱詩方式比例圖

從圖三中可見引詩、賦詩和歌詩三者的比重，引詩占了近三分之二，比賦詩和歌詩的總和還多；賦詩約三分之一；歌詩最少，只有百分之五。為什麼三者比重差別這麼大？歌詩、賦詩和引詩對禮儀和音樂的依賴程度不同，這是否和春秋禮崩樂壞的背景有關？

第四，按稱詩篇目，統計如表六：

	周南	召南	邶風	鄘風	衛風	王風	鄭風	齊風	魏風	唐風	秦風	陳風	檜風	曹風	豳風	小雅	大雅	頌	逸詩
引詩	2	5	5	1	1		1		1					1	2	45	57	24	7
賦詩		6	4	5	3		19		1		2					36	7		4
歌詩																4	3		4
合計	2	11	9	6	4		20		1	1	2			1	2	85	67	24	15

從上表可知，十五國風中，《王風》、《齊風》、《陳風》和《檜風》沒有被賦、引或歌的記載，所有引詩、賦詩、歌詩的篇目分佈在十一國《風》、大小《雅》和《頌》中。可圖示為(圖四)：



圖四：稱詩篇目分佈圖

從圖四可看出，引詩集中在大、小《雅》和《頌》，引《風》詩者很少；賦詩以《小雅》最多，《鄭風》其次，《大雅》、《風》詩各有少量條目，沒有賦《頌》詩的。歌詩主要是大、小《雅》。逸詩中引詩、賦詩、歌詩都有。為什麼引詩時《雅》、《頌》都多，而賦詩時主要是《雅》而不賦《頌》呢？為什麼《風》詩中《鄭風》被賦的格外多呢？賦《鄭風》者是鄭人還是別國人？《王風》、《齊風》、《陳風》和《檜風》沒有被稱引的記載，如果說《王風》、《陳風》和《檜風》不被稱引是因為勢弱國小，或滅國早等原因而影響有限，那麼《齊風》怎麼也無人提起呢？聯繫齊人較少的賦詩和引詩，齊人與詩的關係似乎有些疏遠，原因何在？

以上四個方面的統計，涉及到各諸侯國地域文化的特色，也透露出春秋時期各國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發展趨勢。以下兩節我們分別分析。

三 春秋時期各國稱詩個性分析

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兩書記載稱詩的諸侯國共有十四個，分別是周、魯、晉、鄭、衛、齊、宋、秦、楚、陳、蔡、邾、戎、許。可以把他們分為五組：

第一組晉、魯、鄭三國。晉、魯、鄭是稱詩的主體。三國都是姬姓國家，是周禮樂文化的堅決擁護者和大力推行者。

晉國稱詩最多，首先，晉地處中原，與各國交往頻仍。其次，晉為大國，長期佔據“霸主”地位，其賦詩同時也就表現為大氣，往往用一家之主的霸氣與各諸侯國交流。如《左傳·昭公元年》：“令尹享趙孟，賦《大明》之首章。趙孟賦《小宛》之二章。”楚令尹子圍野心勃勃，欲與晉爭為盟主，子圍賦《大明》，義取“明明在下，赫赫在上”之義，以周文王自況，趙孟立即以《小宛》之二章答賦，義取“人之齊聖，飲酒溫克。彼昏不知，壹醉日富。各敬爾儀，天命不又。”嚴厲斥責子圍昏聩無知，並告誡其要安分守己。趙孟此次賦詩，申述了尊王攘夷之意旨，彰顯出中華盟主之威儀。

魯國稱詩也較多，其中原因，首先魯是諸侯宗邦，諸侯望國，是周的懿親，